



故乡的荷塘

我的故乡在长港河畔，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惹人艳羨的“世外桃源”。每到夏季，青色的稻穗、金色的麦浪、粉色的荷瓣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江南水乡图。这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当属那风情万种的荷塘。

荷塘的美在炎热的夏季。夏日的荷塘经过春季的孕育，整个水面都已铺满了荷叶，圆圆的、绿绿的。有的叶子紧贴在水面上，像一个个的圆盘，悠闲地躺在水面上；有的叶子出水很高，那细小的杆儿撑着荷叶，好像一把小小的绿伞。再看那亭亭玉立的荷花，有的已经敞开了心扉，有的还是鼓鼓的含苞待放，但更多的荷花还是躲在宽大的荷叶下，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又似乎躲在绿伞的遮蔽下，情似殷地窃窃私语。一副娇羞欲语、欲语还羞的娇态，确有几分东方仕女的神韵。调皮的小蜻蜓轻盈地飞落其上，正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……关于荷塘的美，朱自清笔下的《荷塘月色》，还有王昌龄笔下的《采莲曲》、周敦颐笔下的《爱莲说》……等众多的名家都有精彩阐述，我觉得已经无需再去渲染了。

童年那种围绕荷塘展开的简单快乐，才是长期萦绕在我脑海且挥之不去的情结。春末夏初，村里的娃

们每天都会相约着去河滩放牛，任牛儿在河边悠然啃着青草，然后钻到荷塘里一边捉迷藏，一边抽“藕肠”（方言，书名“藕带”）。有时候水深一点的地方，一根藕肠要潜入水中几次才能抽出来；有时候同一根藕杆下面的藕肠被同伴抽走了，就只能带着一丝失望到下一个目标了；有时候遇到淘气的同伴在水下装水鬼拉你一下还会被吓得尖叫连连。

盛夏正值暑假，荷塘开满了荷花，娃们更是整天扎在荷塘里，用手将散开的荷花里的莲须（莲须是一种珍贵的药材）捋下来，装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，待晒干攒得一定重量后就拿到供销社去卖掉，这时爸妈会适当给点零花钱奖励。于是娃们拿着零花钱或买几颗糖吃，或买上几本喜欢的小人书，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开心是不经历者无法体会到的。捋完了莲须，荷塘里的莲蓬相继成熟，可以采摘了。娃们放牛时都会带上一根一头穿着粗铁丝的细麻绳，用来串莲蓬。下到塘中，娃们首先是躲在碧绿的荷叶下面，吃着甘甜美味的嫩莲蓬，泡在清凉的河水中，那种清爽与惬意，无法言喻。待吃得半饱，娃们就开始将摘得的莲蓬穿进麻绳，直到麻绳串不下了，才上岸。虽然有的小伙伴

陪你慢慢变老

一大清早，母亲就轻轻地取出那只红色的瓷杯，倒水，望着我皱着眉头将药丸一口吞下。她一边张罗早餐，一边安慰我说：“年轻时我也动过手术，当时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。伤口上的血迹未干，就被送往救济所寻求帮助，靠人家给一碗小米粥，一点咸菜维持身体，那就是我全部的营养……”从母亲的眼神里，我懂得她的心疼，如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的慈祥仁爱。

母亲的微笑如同夏日里吹来的一缕清风，吹散了心中的阴霾。母亲一生都不懂得用甜言蜜语去对待身边的人。唯有默默付出，不求回报。

前不久单位体检，我被查出身体有些隐患，听从医生的建议做了个小手术。出院不久，年迈的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我及全家的繁重家务。术后引起的并发症让我一度声音嘶哑。然而更令人痛惜的是母亲早几年就已经耳聋了，与母亲的沟通就成了问题。如同他人戏谑的那样：一个哑巴面对一个聋子，看你们怎么相处？然而母亲似乎并不在意，她用心观察我的动静。我与母亲有一

套独有的交流方式：她问我什么，我若是需要，就点头；如果不需要，要么摇头，或是摆手。居然也能相安无事。

母亲老了，背也驼了，年轻时的泼辣与干练劲已荡然无存。她像许多的老母亲一样，越发变得慈祥起来。与母亲的相守是命中注定的，而这样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少。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我亦有刻骨的体会。现在，我从内心感激母亲，她用孱弱的身體，为儿女挡风遮雨，端汤送水，撑起一片爱的天空。母亲说，就算生命还有一口气，我也要来照顾好你……两个月的时光，快得如同转瞬。母亲眼见我的身体已经好转，正常上班。她又长吁一口气说：“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我得回去帮你大姐照看茶园，她一个人忙不过来。”

我点头同意，虽然很不舍。母亲又说：“过一段时间，你去医院复查时，我再来照顾你”。我说：“我遵从你的意思，孝敬老人嘛，就是要顺着老人的意愿”。此时正值盛夏，后花园里的樱花树，月桂，合欢树正绿意盎然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我与母亲时常坐在长满常青藤的凉亭

■石熙付 作者单位:崇阳县城关中学

老婆感到委屈，说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希望不是找单身女人献殷勤。”经过两次“摸错门”事件，胖子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。果然，胖子发现少妇肤色水嫩，身材苗条。的确是一个刚离婚的单身女人。胖子恍然大悟：怪不得老婆神经过敏了！

俗话说，人要倒霉，放屁都砸脚眼。月末发工资这一天，胖子买了几斤水果回来，原以为老婆准会夸自己一阵子，岂料，当他习惯性地往门顶一瞧，想起燕窝被清洁大扫除了，便掏出钥 匙来开门。不料，房门大开，出现在面前的竟然又是那位少妇。胖子面红耳赤地解释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又摸错门了！”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一次，老婆寻死觅活大吵大闹没完没了。最后，胖子主动写了保证书才息事宁人。

半个月后，胖子一夜未归，老婆发誓一定要教训胖子一顿。大清早，胖子回来刚踏进门，老婆用一根粗糙的塑料棒劈头两棒就把胖子打昏了。待胖子醒过来，老婆抚摸着胖子说：“对不 起！都是我神经过敏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转上夜班了。”

会不小心坏了它的脉魂。到近了，发现这片绿源的间渠中，也长有这种叫不出名的小黄花，间杂在茶丛中，一串串，一丛丛，绿中有黄，黄中盈绿，美到极致了。

青山绿树掩映的山顶藏着一座小屋——曹家小院。听到车喇叭声，旁边的茶园里走出拎着茶篓的女主人，她向我们挥动那双沾满了黝黑茶汁的双手，朗笑着与我们打招呼。微胖男主人也从屋内走出，端上早早准备好的水果，忙着为我们泡茶，又招呼女儿快去准备午饭。

男主人洗杯冲茶的动作轻缓娴熟，我突然心下一动。不知是否故弄玄虚，记得有本书上看到这么一段话：所谓炉火与茶具相距以七步为度，沸水之温以方合为标准。所谓方合，一直不得其意，趁此机，我唐突地向茶主人提出了我的疑惑。

茶主人听闻即笑：七步为度应为沸水的一个慢冷过程。就拿我们的九宫有基茶作比，因生在林木、流泉、云雾气候特别优良的环境中，富含氨基酸，沸水过高会冲淡其养份。以90度水冲泡，最能体现绿茶“鲜、嫩、甘、滑”

身上被荷杆的刺划红了，有的地方还被划破了皮；有的腿上还附着吸血的蚂蝗等，所有这些与辛劳的成果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。骑在牛背上，肩上挂着一大圈莲蓬，娃们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那姿态那表情好像是全副武装凯旋归来的骑兵战士。

冬天的荷塘正是枯水季节，像一场盛宴之后的曲终人散，杯盘狼藉，虽然断梗残叶，看起来荒芜衰败，却是在孕育着来年的新绿。这时的荷塘只有中间才有一点水，其它地方都露出了干裂的泥巴，完全可以自由行走在上面。娃们一边捡拾干枯的荷杆以便烧火取暖，一边弯腰将藏在泥里的一粒粒“铁子”（方言，熟到自然掉的莲子，外壳坚硬，呈黑色）装进口袋里，回家后用小铁锤将“铁子”两头锤裂开再剥着吃。随后娃们便玩跳房子、摔牌等游戏，输了的一方要掏一粒“铁子”给赢的一方。不过无论输赢，娃们脸上流露出的全是稚嫩而灿烂的笑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一年四季围绕着荷塘，娃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这就是我故乡的荷塘，她是充满诗意的荷塘，播撒快乐的荷塘，盛满乡情的荷塘！她深深刻在我的脑子里，融进我的血液里！

■彭文瑾 作者单位:市丰源电业有限责任公司

里，默然无语。木质的长椅显得斑驳老旧，更衬出时光的流逝。我与母亲对坐片刻，有恍惚的宁静。

有时候，觉得身体患疾也是一种人生的历练，又让生命多了一层更深刻的体会与感悟。若没有经历这一次磨难，怎能有如此安宁的时光，与母亲心无旁骛地对坐？我愿陪着母亲一起慢慢变老。从小到大，我与母亲离多聚少，我与她对坐，无语，可我分明感受到她慈爱的眼神。这样陪伴的时光还能有多少？母亲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，一生中遇到过多少的苦难与不幸：母亲自小失去双亲，外公生前积攒的财富与大宅子被强悍的表兄弟四下瓜分。从此，她带着年幼的姨妈四处颠沛流离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母亲说：“多么羡慕有爸妈的孩子，我吃够了没有爹妈的苦。”母亲说这些话时，脸上的表情异常平静，看不出有任何激动情绪，或是她将世事看淡了。

送别母亲后，房子里顿时感觉空荡荡的。与母亲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历历在目。母亲的微笑，犹如一种力量始终支撑着我；母亲的坚强，将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



■徐建英 作者地址:通山县天鸿美庐7栋1单元

的特点。来，我试试为你冲这盏！

男主人的手注水冲壶，投茶叶入壶，只听得淅沥水声与器皿碰撞的声响，茶叶在杯中舒展、缱绻、翻腾，一缕清香跃于空中氤氲；轻端小盅，即闻一股独特的茶香扑鼻而来；闭目，馥郁令人心醉神怡。举小盅饮之，高山茶的清冷，韵致便更深长细腻滑入喉晚。到最后，这茶好到什么程度，我已不记得茶的本身，只记着茶的味觉流淌在味蕾，最后只凝结成一抹犹之未尽的留香于唇齿间。

茶能养身，亦能养心。对于爱茶之人，喝茶亦是一种品味，而做茶更是一种境界。曹家夫妇置于高山，以种茶为乐，以制茶为营，一叶又一叶，一春又一春，半辈子在青山绿水间，在指尖点采，烘炒，轻揉慢捻，一茶一笑间，送走每个细碎碎的重复日出日落，个中滋味，也只有真正的爱茶之人方能体悟了！

茶，对于平常人而言，意义不过是满足口舌之欲；而对于那些把茶当作伴侣和知己的人而言，守得住寡清，从而愈发醇香，愈久浓郁！

姑妈

■倪震 作者单位:通山县红十学会

老家的姑妈去世了。我们一大家人在父母的带领下重回老家，送姑妈最后一程。平常因各自的工作和事务，很难得回一趟老家，这次回家是最为齐全的一次，有年迈的父母和三兄妹各自的配偶。除了上学的孩子，我们一大家都到齐了，当我们的车子赶到的时候，姑妈已入殓，未能见到姑妈最后的容颜。

这个姑妈是爸爸最小的一个姐姐，我们只知道姑妈生下来由于家境贫寒，所以送给了别人抚养，至于她的成长过程以及其它，我们晚辈一无所知。

我们小时候随父母客居他乡，每年回老家时都要路过姑妈的家，每次乘车坐船后还要走很远的山路。姑妈家的村庄是我们的必经之路，所以每次都要到她家吃过中饭后再往老家赶。有时候走着走着，我们几兄妹就开始发脾气不肯继续往前了。更甚的是最小的弟弟会堵气往回走，这时候的父母就会轮流背我们，并一边“望梅止渴”似的对我们说“马上就到姑妈家了”。可以在姑妈家歇歇脚，吃上姑妈家香喷喷的饭菜，是我们渴望的。

当姑妈家的村庄隐约可见时，我们会特别的兴奋，那种不但可以歇歇脚，还可以吃上可口饭菜，诱惑着我们一鼓作气地走进姑妈的村子。

姑妈家在村子老屋与老屋相连的最里头，常常我们会走错，当向人打听后，会有一大群大人和围观的孩子们带我们一直到姑妈家的门口，还会叽叽喳喳地不愿散去，这时的姑妈总是骄傲而热情的招呼依门而望的乡邻。

姑妈每次见我们一家到来，她从头到尾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总是笑着走上走下，煮饭炒菜，还不时要吆喝几声在一旁木纳着微笑而又不知做什么好的姑父。这时，姑妈的老屋总是浮动着一片喜气和亮堂。

在姑妈家吃的东西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腊肉腊鱼豆腐干，还有在菜地临时摘来的新鲜蔬菜，以菜苔和青椒最为味美和难忘。那美味总是难以言表，所以至今不能忘怀！

每次离去的时候，姑妈总是一直把我们送出老屋，送到路的深处，送到村口的那棵大树下。母亲总是边走边回头唤：“姐，你转去！”每当我们走去好远，回头时，依然能望见站在村口风中擦眼泪的姑妈，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印记。

岁月流逝不觉间。我们相继长大成人，社会在发展日子也在过好，等我们有车子回家的时候，却因为忙而又很少回老家了，姑妈也在慢慢地老去。姑妈常说：将来孩子们有出息能挣钱了，一定到路边做新房，这样你们的车子就直接停在门口了。

己有许多年没有回老家了，早听说几个表兄在外打工挣钱，真的把新房做到了公路边上，姑妈也常带信叫我们回家看看。

直到去年冬天，我和夫君随父母回老家办事路过姑妈的家，可由于时间匆促没能留下来吃饭，姑妈见挽留不住我们，便同年迈的姑父一起抱着她自家种的大萝卜往我们的车上放，放了许多才肯罢休。车子即将离去时，我仍是习惯地回头望，望见风口中的姑妈在擦拭潸然而下的眼泪，这次是姑妈哭得最伤心的一次，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。

当姑妈被抬走的时候，大表嫂哭得很伤心，并诉说：今后我们出门在外谁来带我们的孩子们？谁做饭给他们吃？谁为他们浆衣洗裳？

当我侧过头拭泪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目光呆滞、瘦弱而又无奈的姑父在悄悄流泪，可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，只是一直随着渐行渐远的人群慢慢转动他的身体，一直转到不能再转，目光望着远方……

姑妈走了，那个站在风口中目送我们的姑妈真的走了，那个风口中的景致，在我的心中已定格成永恒！